

美国-新加坡海洋安全合作新态势^{*}

李忠林

[摘要] 近年来,美国-新加坡的海洋安全合作不断升温。两国在新加坡军事基地的使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断朝短期军事力量部署以及全面防卫和战略对话的方向发展。美国和新加坡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动机完全不同,不过,美国亚洲战略的海洋属性和新加坡的海洋国家属性,决定了海洋安全合作成为美新军事合作的主要内容。美国和新加坡推进海洋安全合作不可避免会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和维护南海主权产生影响。中国应该合理看待美新加强海洋安全合作,同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美国-新(加坡)关系;海洋安全合作;中国;南海问题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7)06-00 -

东南亚是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的重点区域。在东南亚地区,新加坡不是美国的盟友,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新加坡特殊而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却是美国重塑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支点。新加坡则坚定地认为,美国是增进自身国家安全以及捍卫地区安全的根本依靠力量,“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1]新加坡的海洋属性决定了海上安全是其国家安全的根本关切;美国的“军事重返”也主要集中于海空力量部署,并以亚洲领土争端为抓手。因此,两国安全合作主要围绕海上安全展开。美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新加坡则是重要的东盟成员,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加强势必对中国的周边海洋地缘政治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一、美国-新加坡海洋安全合作新进展

美国-新加坡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源于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进一步拓宽,并在美国“重返亚太”框架下进入新阶段。

1. 美国-新加坡海洋安全合作的历史渊源

美国-新加坡海洋安全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越战时期。在越战后期,美国在国际社会相对孤立,新加坡力排众议始终对美国表示支持,拉开了两国军事合作的序幕。两国这一时期的合作是单向度的,主要是新加坡为美国海军舰艇提供维修保养和补给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后,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两国开始定期举行海空军事演习,美国则开始向新加坡出售先进武器。^[2]

冷战结束后,美新海洋安全合作开始从美国使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向在新加坡建立军事基地转变。1989年,两国达成协议,新加坡向美国开放部分军事设施,美军可以停靠、修理飞机和舰只。次年,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附录,新加坡将准许美国使用的本国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研究”(16CGJ012)、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重点研究项目“美国在亚太地区海洋联盟体系研究”(CAMAZD201606)的阶段性成果。

军事设施扩大到巴耶利峇机场(Paya Lebar)、森巴旺港口(Sembawang)和樟宜海军基地(Changi)。2000年,美新签署协定决定,美国出资在樟宜基地专门为美军航母建造一个大型深水码头,供美军航母和其它大型舰艇靠岸停泊和补给。

“9·11”事件后,东南亚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美国在与相关国家进行大规模军演的同时,还取得新、泰、菲、印尼等国的港口、机场等军用设施的使用权。新加坡在反恐问题上表现积极,支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反恐行动。2003年,新加坡实施《战略物质控制法》,成为第一个对运往美国的海上货物提供安全保护的主要港口。^[3]2005年,两国签署《国防与安全问题的紧密合作伙伴战略框架协定》,美新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 美国-新加坡海洋安全合作关系的新变化

随着“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不再局限于美国对新加坡军事基地的使用,而是在此基础上向着更为全面的防务合作和战略对话方向演进,双方也加强了在地区海洋安全事务方面的协调。

一是重心由“使用基地”转向“进驻力量”。南海的地理环境特点决定了该地区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海上。因此,美国在南海周边的部署偏重海空力量,主要依赖海空军基地。美国在新加坡使用的军事基地主要有樟宜、森巴旺海军基地和巴耶利峇空军基地。在早期,美国对新加坡军事基地的使用主要偏重于日常训练、后勤供给和维修保养等。近年来,美国对新加坡军事基地的使用,开始转向短期部署作战单位。这是美国“重返亚太”后双方军事合作的一个“新特点”。^[4]

2012年,美国时任防长帕内塔(Panetta)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将60%的美军战舰部署在太平洋地区。^[5]此后,美国开始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和P-8反潜侦察机。2013年4月,美国首艘濒海战斗舰“自由”号(LCS Freedom)抵达樟宜军港,执行8个月的短期部署任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称,新加坡欢迎美国在新加坡短期部署濒海战斗舰。^[6]2014年12月,美国向新加坡派出第二艘濒海战斗舰“沃斯堡”号(LCS Fort Worth)执行为期16个月的部署任务。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这些濒海战斗舰的主要使命是“执行海事安全行动、参与国际多边演练,并凸显美国的战略意图”。^[7]

2015年12月,两国正式签订加强两国防务合作协定,双方首次同意美国在新加坡部署P-8“海神”(Posci-

don)反潜侦察机执行短期任务。两国防长指出,这项部署行动将有助于区域军队通过参与双边和多边演习,大力促进相互操作性,同时在必要时为区域人道救援及减灾行动和海事安全予以支援。^[8]截至目前,P-8共三次到达新加坡。第二次是在2016年2月新加坡航展期间,第三次则是在2016年7—8月期间。

二是方式由“协议安排”转向“战略合作”。冷战后初期,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延续冷战期间的态势,主要集中在军事基地使用等协议安排方面。通过1989年的谅解备忘录,双方确立了美军使用新加坡海空军基地进行训练和军事部署的的机制安排,这是迄今两国关于军事基地使用合作的基础。2000年4月,两国签订谅解备忘录补充协定,再次重申和确定美国对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使用权,并决定在樟宜基地为美军航母修建专门的大型深水码头。

进入21世纪后,两国开始转向以防务合作协议为主的新的双边安全合作机制。2003年,两国签署安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05年7月,美国与新加坡将该合作框架正式升级为防务合作协议,双方签署防务与安全战略合作伙伴框架协议,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紧密协调与合作关系。该协定辐射领域广泛,涉及两国武器输出、军事技术转移、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内容。美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认新加坡作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两国关系在事实上成为一种牢靠的战略合作关系。2015年12月7日,两国签署加强版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提升防务合作提供新的框架。^[9]

此外,两国还建立了战略伙伴对话机制,并很快升级至战略合作伙伴对话机制。2012年1月,美国与新加坡举行首轮战略伙伴对话,寻求扩大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问题上的合作。2012年11月,两国同意于2013年起在新加坡展开战略合作伙伴对话,进一步加强美新双边关系。2016年1月,第四届美新战略合作伙伴对话在新加坡举行。双方一致认为,年度对话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双边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10]

三是强化在地区海洋事务中的协调。近年来,美国全面强化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挑战中国的南海主权。新加坡则选择主动与美国配合,加强双方在地区海洋事务方面的协调,在航行自由等问题上,与美国持有相同或类似的利益关切。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随即访问美国。李显龙在美国表示,仲裁庭的裁决对各国的主权声索做出了“强而有力的定义”。^[11]新加坡因此成为第一个明确要求各方接

受裁决的东南亚国家。两国重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确保南海自由航行与飞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议,包括尊重法律和外交程序,避免诉诸武力;双方呼吁各方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不要将南海进一步军事化。^[12] 双方的联合声明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也是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长期立场的延续,明显是与美国进行政策协调的结果。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都和美国保持高度一致。新加坡并非南海争端国,却明确地表达了对仲裁方式和仲裁结果的支持,鼓励南海周边国家通过仲裁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呼吁各方“接受仲裁结果”,并推动将这一内容写进当年不结盟运动峰会的最终文件中。新加坡还积极推动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希望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理由是他们“在南海的存在和参与能强化信心和促进相互理解”^[13]。

四是海上军演和军火贸易水平继续提升。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倚重的军事演习伙伴,以协调和应对海上多种安全挑战。目前,除了双边联合军演得以维持外,新加坡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美国主导的区域多边涉海演习,如“环太平洋演习”(RIMPAC)、“金色眼镜蛇”(COBRA GOLD)陆海空联合演习,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演习“卡拉特”(CARAT),以及东南亚合作训练(SEACAT)演习等。“卡拉特”是美海军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举行的联合军演,旨在增进美军与地区伙伴在海上拦截、海上侦察以及海上搜索等海上作战能力,以遏制所谓的地区潜在威胁,维护地区安全和海上航行自由。^[14] 2017年5月,新加坡、泰国以及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三天的海军能力与海上安全训练,旨在提升三国海军之间的合作以及协同工作能力。^[15] 东南亚合作训练通常在樟宜海军基地及其附近海域举行,旨在加强参与国间的海事信息共享及海上安全反应的协调,侧重于区域性合作以应对海盗、走私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等共同的海事安全挑战。

此外,美国目前还是新加坡武器进口的最优先考虑对象和最主要来源。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洲后,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开始新一轮大幅增长。2009—2014年间,新加坡进口美国武器的数量骤升,总计达38.18亿美元,是小布什时期的3倍。^[16] 新加坡对于美国的军事采购以海空军备为主,加之美国对向新加坡提供军备转移没有“防御性武器”的限制,让新加坡拥较为突出的地区海上实力。

二、美国-新加坡海洋安全合作关系的不同动因

美新海洋安全合作的强化源于历史与现实的共振。两国冷战时期的良好经验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现实的需求促使两国进一步强化这种合作。中国的崛起、南海局势的发展是美新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催化剂。不过,两国寻求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动机则完全不同。

1. 新加坡强化对美海洋安全合作的动因

一是弥补新加坡安全的脆弱性。安全脆弱性是小国的核心属性之一。所谓安全脆弱性是指行为体在面临各种安全威胁和挑战时缺乏必要的承受能力、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17] 新加坡作为亚洲最小的城市岛国,领土面积只有719.1平方公里,缺乏战略纵深。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历史给新加坡留下深刻记忆和教训。^[18] 新加坡的安全脆弱性也体现在与邻国的关系上。新加坡只有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邻国,但是两国家均为穆斯林国家,这导致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事实上被穆斯林国家包围。新加坡与两个穆斯林国家的历史恩怨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的安全脆弱性。对于实力微弱的新加坡而言,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将是致命的。小国的安全特性导致小国安全的外部依赖性。在诸多外部可依赖因素中,大国无疑是小国安全的主要战略依托。在新加坡看来,通过租借军事基地的方式保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不但是解决新加坡自身安全脆弱性的有效办法,也是确保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关键。换言之,选择与世界首要大国进行安全捆绑来弥补自身的安全短板,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利益。

二是新加坡的海洋国家属性使然。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新加坡认识国家安全的方式,海洋属性是新加坡国家安全规划中最重要的因素。新加坡位于世界上最重要的航线之一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连接处,自身具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该国的国际贸易几乎全部通过海运实现,但这也导致新加坡的安全和繁荣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作为一个主要贸易国,任何影响国际水域航行自由的问题都事关新加坡的关键利益。”^[19] 因此,马六甲海峡的和平及航线自由的保障事关新加坡的命运,寻求海上安全一直是新加坡的核心关切。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是新加坡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最重要的责任海域。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许通美(Tommy Thong-Bee Koh)认

为,新加坡海军有三个角色,分别是“防止新加坡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捍卫国际航运和海上交通线”和“促进各国海军之间对海上共同课题的实际合作”。^[20]

此外,新加坡地处海洋争端的前沿也加剧了对海洋安全的关切。南海争端可能随时引发地区潜在冲突。新加坡不是南海声索国,但是争端可能引起的军事冲突严重影响整体稳定,也影响新加坡的政策和经济发展。李显龙表示,新加坡在南海无主权声张,但南海是连结新加坡和全世界的“至关重要的通道”。^[21]因此,南海冲突与新加坡的利益密切相关。同时,新加坡与邻国马来西亚存在白礁岛主权争端。在将争端提交国际法庭前,两国军舰一度剑拔弩张。2008年,联合国国际法院判决白礁岛主权归新加坡。但是马来西亚在2017年又拿出新证据,要求重新复核白礁岛主权裁决,引起新加坡的不满。

2. 美国强化对新海洋安全合作的动因

一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需求。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将地缘政治重心由中东转向亚太,东南亚随着美国“返亚太”战略的提升受到进一步重视。美国在战略重心的调整过程中,除了利用自身的实力外,也要借助其亚太地区广泛同盟体系中盟国的力量。^[22]美国积极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从安全、外交、经济等多个维度采取措施,以增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2012年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美国将加强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的安全合作。^[23]在诸多国家中,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是美国联盟体系的基础;新加坡是美国的亲密伙伴;而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则是美国的新兴伙伴。其中,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是与美长期保持紧密关系的战略伙伴,也是奥巴马政府“重返”东南亚的基础。

其中,新加坡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国,但却是美国“紧密而坚固的安全伙伴”,两国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甚至被称为“准同盟关系”^[24]。新加坡一直秉持亲美政策。越战期间,新加坡力排众议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冷战结束初期,新加坡“雪中送炭”主提供军事基地。“9·11”事件后,新加坡成为美国反恐的后勤基地。两国关系长期保持友好,较少存在矛盾和冲突,这与美菲关系形成鲜明对比。^[25]新加坡的长期亲美政策成功换取美国对新加坡的欣赏和信赖。因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视新加坡为它在东南亚区域最坚强和可靠地伙伴之一,新加坡在美国重返亚太区域的大战

略中扮演重要角色。^[26]

二是借助新加坡染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一方面,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东亚与西亚、北非以及欧洲。另一方面,美国高度依赖海洋,向来把控制海洋作为维系和巩固全球霸权的基础。美国对具有极其重要战略地位的航线、岛屿、海峡以及优良港口都十分关注。^[27]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马六甲海峡是美国必须控制的世界16大咽喉水道之一,是美国维护其全球军事网络的一个重要海上战略通道。马六甲海峡的独特位置和关键作用决定了美国必然对其予以重视。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是马六甲海峡的主要所有者和管理者,而且还是沿岸三国中唯一支持美国介入海峡事务的国家。加强与新加坡的海洋安全合作,有利于美国保持对马六甲海峡的影响,也有利于扩大美军的活动范围,配合美军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新加坡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为美国军事介入南海和加强对华遏制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在新加坡部署军事力量,可以更有效地监视中国在南海及印度洋地区的动向,遏制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三、美新海洋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和新加坡分别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首要大国和东盟国家,双方推进海洋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合作制衡”中国的预期,对中国造成多重影响。

1. 影响中新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和新加坡是亲密友好邻邦。两国自1990年建立外交关系后,开展了领域广泛、层次多样、务实创新的全方位合作,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不断获得快速发展。2015年7月,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访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势头,深化经贸和金融领域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上升到新高度。^[28]201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庆祝中新建交25周年。双方同意把关系提升到“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29]目前,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国,中国则是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新加坡目前还是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并将于2018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在南海局势近年来进入深水区和美国不断加大对南海介入力度的背景下,美

新海洋安全合作势必对中新关系造成冲击,削弱两国脆弱的信任关系。近年来,中新关系主要聚焦于贸易关系,政治合作虽有进展却面临限制。像其他东盟国家一样,新加坡也倾向于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日益“强势”。美新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强化表明,新加坡在地区海洋事务上扩大了与美国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充当了中国南海政策“含蓄的批判者”和中国南海行动“强烈的忧虑者”角色。^[30]这虽不至于动摇中新关系的根基,却可能波及两国在经贸、文化、人文等其他领域的合作。近两年中新关系经历波折,与新加坡在南海问题的表态直接相关。

2. 加剧中美对抗风险和信任赤字

目前,美国主要面对三大战略问题:朝鲜核武、南海争端、打击恐怖主义。^[31]在中美关系中,南海问题已经上升到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加大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导致南海问题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晴雨表。美国意图通过在南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计划”挑战中国南海主权和管辖权,从而维护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美军舰机以新加坡军事基地为据点,可短时间抵达南海进行战斗和侦察任务。美军打着维护“航行自由”的旗号,频繁擅自进入中国南海岛礁 12 海里海空,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还提升了中美在南海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指数,中美舰机曾多次在南海发生对峙和险些相撞事件。美国频繁侵犯中国南海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严重损害双方战略互信,严重破坏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政治氛围,严重危及双方一线官兵的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32]面对美国这种威胁,中国则采取加强岛礁建设力度、强化各项防卫能力建设的举措,中美围绕南海“军事化”的斗争势必呈现螺旋升级趋势。从美国的角度,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利用南海问题这一制衡中国的筹码,可能持续甚至加大对南海的航行自由宣誓力度,以改变所谓的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的海空基地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从中国的角度,美国加强与新加坡的海洋全合作,则是深入介入南海事务及强化对华战略遏制的信号。从长期看,中美围绕南海问题的博弈还将持续下去,南海问题将从深层次上影响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构建。

3. 增加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

美国通过与新加坡强化海洋安全合作的方式,加

大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此举推动了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复杂化,显然不利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中国维护自身在南海权益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增加。部分声索国担心中国可能采取武力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因而希望利用域外大国对冲中国带来的安全压力。对它们而言,美国利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加强在南海周边的军事存在,在限制中国海上力量扩张的同时,也增加它们与中国博弈的筹码。近些年来,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并不时采取冒险主义政策而先后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与美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密切相关。因此,美新海洋安全合作和美国不断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干扰了相关国家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进程,使中国与地区国家在处理南海问题时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同时也加大了中国按照自身的战略轨道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此外,美新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也是导致地区军备竞争加剧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新加坡国防预算不断攀升,从美国购买大量海空精良装备。领土是新加坡面积数倍的马来西亚、印尼等邻国对此表达了强烈的疑虑,而且两国在历史上就对美新军事关系存在担忧。面对新时期美新海洋安全合作的发展,印马两国选择增加国防开支购买先进武器,这进一步激化了该地区的军备竞赛。由于南海争端的存在,部分国家军备竞赛的努力会被扩散到南海问题上,不仅加剧冲突各方的信任赤字,也给南海局势带来新的危险因素。

4. 恶化中国周边海洋战略态势

冷战后,美国一直强调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美国 2010 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加强太平洋地区兵力部署和前沿存在力度,增强地区威慑和快速反应能力是加强美国应对未来威胁的军力的关键领域之一。^[33]美军进驻新加坡无疑提高了美军前沿部署的能力。美国在强化对战略通道马六甲海峡影响的同时,连接南海和安达曼海并打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从而使“印太”概念在实践上成为一个整体。美国的“岛链战略”(Chain strategy)结构更趋完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和第三岛链遥相呼应,对中国的海上活动构成监控和威慑。此外,美国近年来先后和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达成协议,在这些国家或短期驻军轮训,或进行维修和补给,或使用这些国家的港口和基地。在盟友日本、韩国的基础上,美国逐步构建和完善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体系和海洋联盟

体系。在该体系中,核心是美日印澳四国海军组成的非正式战略联盟“亚太海军联盟”,用来平衡所谓的“中国的海上扩张”^[34],新加坡等其他地区中小国家则是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新加坡的海空军基地,加强与新加坡的海洋安全合作,是美国打造亚太海洋联盟体系的努力之一。基于自身强大的海上实力,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其他盟友和伙伴的海上支持,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海洋安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日趋巩固。美国持续强化与新加坡等地区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无疑会使中国周边的海洋安全态势更加复杂,进一步陷入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包围。

四、结语

美新海洋安全合作的加深,不可避免会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和维护南海主权产生影响。中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应对:第一、要合理看待美新加强海洋安全合作。大国平衡战略要求新加坡必须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做中美共同的朋友圈,从中美之间的“包容性竞争”中获益。许通美表示,“我们的底线是,绝对不会允许我国与任何大国的关系,伤害到中国。”^[35]至于两国在海洋领域的分歧,新加坡学者认为,相对于中国与其他邻国的争议不可相提并论。^[36]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任海泉中将曾表示,中方并不担心美国与新加坡提升军事合作关系。^[37]第二,继续坚定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2012年,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和重大部署。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国家战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无论美国的亚太海洋战略如何变化、美新海洋安全合作如何发展,中国都要全面阐述“和平、合作、和谐”的新型“海洋观”,坚持建设海洋强国的既定战略目标。第三、坚持“双轨思路”管控南海分歧。中国应当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和“双轨思路”来处理南海争端。与东盟共同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全面落实和《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在框架草案的基础上早日完成“准则”的磋商;同时,充分利用中国与菲越等国现有对话机制,通过对话管控南海局势。第四、建设新型海洋安全合作关系。努力倡导新型亚太海洋关系的新理念,推动构建亚太海洋合作新型伙伴关系,推进与美国、新加坡等国家新型双边海洋安全合作。支持并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区域海洋安全多边机制;同时,在中美新兴大国关系框架下,加强中美在全球与区

海洋事务中的对话与协调。第五、加强中新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中新两国在地区海洋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联系密切。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加坡存在巨大合作空间。中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消解新加坡对中国的安全疑虑,同时欢迎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程度发挥其他领域的托底作用。

[注释]

- [1] ALBERT WAI, “S'pore, Australia urge US to remain engaged in Asia-Pacific, ratify TPP”, *TODAY*, October 13, 2016.
- [2] 魏炜:《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1965—1990)》[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101页。
- [3] Sheldon Simon,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its Southeast Asian Partners”, *IDSS COMMENTARIES*, 47/2004, p.2.
- [4] 朱唯瀚:《冷战后新加坡与美国军事合作研究》[D], 硕士论文, 云南大学, 2016年, 第15页。
- [5] Leon Panetta, “Remarks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panettas-speech-shangri-la-security-dialogue-june-2012/p28435>, 访问日期: 2017年7月12日。
- [6] Shaun Tandon and Stephen Collinson, “Singapore PM warns US of Asia risks”, <https://sg.news.yahoo.com/obama-heaps-praise-singapore-190159329.html>, 访问日期: 2017年7月1日。
- [7] 鲁晓冬:《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第三艘濒海战斗舰》, 国际在线, 2015年3月3日, <http://gb.cri.cn/42071/2015/03/03/6891s4887180.htm>, 访问日期: 2017年7月12日。
- [8] 黄顺杰:《新美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定》[N], 《联合早报》2015年12月8日。
- [9] “Joint Statement by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 and Singapore Minister for Defence Dr. Ng Eng Hen”,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Releases/News-Release-View/Article/633200/joint-statement-by-us-secretary-of-defense-ash-carter-and-singapore-minister-fo/>, 访问日期: 2017年9月28日。
- [10] “The 4th United States-Singapore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alogue, 22 January 2016, Singapore”, <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ps/2016/01/251668.htm>, 访问日期: 2017年7月6日。
- [11] 黄伟曼:《李总理:核准 TPP 检验美国返亚太决心》[N], 《联合早报》2016年8月3日。
- [12]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Joint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 of Singapor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6/08/02/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merica-and-republic-singapore>, 访问日期: 2017年7月7日。
- [13] “India should play bigger role in South China Sea: Ng Eng Hen”, *TODAY*, March 17, 2015.
- [14] 周翠虹、李玉荣:《南海周边国家海军军事演习特点分析》[J],《现代军事》2015年第3期,第46页。
- [15] Prashanth Parameswaran, “US, Singapore, Thailand Launch First Trilateral Exercise in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 May 15, 2017.
- [16] 宋清润:《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关系(2009—2014)》[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页。
- [17] 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 [18] Michael Leifer,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4.
- [19] “MFA Spokesman's Comments in responses to media queries on the visit of Chinese maritime surveillance vessel Haixun 31 to Singapore”, https://www.mfa.gov.sg/content/mfa/media_centre/press_room/pr/2011/201106/press_20110620.html, 访问日期:2017年7月10日。
- [20] 许通美:《维持海洋和平》[N],《联合早报》2017年5月15日。
- [21] Chong Zi Liang, “National Day Rally 2016: Singapore must stand by its own principles on South China Sea”, *The Straits Times*, AUG 21, 2016.
- [22] 刘新华:《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研究》[J],《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2期,第139页。
- [23]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 https://www.army.mil/e2/rv5_downloads/info/references/NMS_Feb2011.pdf, 访问日期:2017年7月8日。
- [24] Euan Graham, “Southeast Asia in the US Rebalance: Perceptions from a Divided Reg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5, No.3, 2013, p.317.
- [25] Tow Shannon, “Southeast Asia in the Sino-U.S. Strategic Bala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ume 26, No. 3, 2004, pp.447-448.
- [26] “The Straits Times' interview with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1, 2016.
- [27] 李双建、于保华:《美国海洋战略研究》[M],时事出版社,2016版,第218页。
- [28] 赵明昊:《习近平同新加坡总统陈庆炎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15年7月4日。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关于建立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5年11月8日。
- [30] 朱锋:《中国的南海心态需经得起“新加坡考验”》,FT中文网,2016年10月4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601?full=y>, 访问日期:2017年7月8日。
- [31] Harry Harris,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Innov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http://www.pacom.mil/Media/Speeches-Testimony/Article/1231266/challenges-opportunities-and-innovation-in-the-indo-pacific/>, 访问日期:2017年7月9日。
- [3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发表谈话”, 国防部网站,2017年7月3日, http://www.mod.gov.cn/info/2017-07/03/content_4784509.htm, 访问日期:2017年7月9日。
- [3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QDR_as_of_29JAN10_1600.pdf, pp. 65-67, 访问日期:2017年7月12日。
- [34] ELLEN BARRYMARCH, “U.S. Proposes Reviving Naval Coalition to Balance China's Expansi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 2, 2016.
- [35] 游润恬:《许通美:明年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 我国将进一步拉近亚细安与中国关系》[N],《联合早报》2017年5月11日。
- [36] 傅明彦、李明江:《正确看待新中关系》[N],《联合早报》2017年2月27日。
- [37] 娜迪娅:《不担心美国与新加坡提升军事合作》[N],《南方都市报》2012年6月2日。

作者简介:李忠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后。(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7-07-13

(责任编辑:张颖)